

共國見

平

書

亦

全

說

十

香

後學吳
讓之署

同治五年鄉曾

大正二年金陵節署

讀四書大全說卷一

船山遺書二十

衡陽王夫之譔

大學序

凡仁義禮智兼說處言性之四德知字大端在是非上說
人有人之是非事有事之是非而人與事之是非心裏直
下分明只此是智胡雲峰据朱子解致知知字心之神明
所以妙眾理宰萬物釋此智字大妄知字帶用說到才上
方有此智字則是性體妙眾理宰萬物在性體卻是義禮
上發底朱子釋義曰心之制事之宜豈非以宰萬物者乎
釋禮曰天理之節文豈非以妙眾理者乎沈氏之說特爲

精當云涵云具分明是個性體其云天理動靜之機方靜則有是而無非方動則是非現則動靜之機卽是非之鑑也惟其有是無非故非者可現若原有非則是非無所折衷矣非不對是非者非是也如人本無病故知其或病或愈若人本當有病則方病時亦其恆也不名爲病矣

先王以樂教人固如朱子說以調易人性情抑樂之爲道其精微者既微乎形而下之器其度數聲名亦皆以載夫形而上之道如律度量衡皆自黃鐘生之類是也解會及此則天下之理亦思過半矣若專以急不得緩不得借爲調心之法將與釋氏參沒意味話頭相似非聖教也

書有識字寫字兩件工夫識字便須知六書之旨寫字卻須端妍合法合法者如今人註疏家專以六書言卻遺下了一半

聖經

緣德上著一明字所以朱子直指爲心但此所謂心包含極大託體最先與正心心字固別性是二氣五行妙合凝結以生底物事此則合得停勻結得清爽終畱不失使人別於物之蒙昧者也德者有得之謂人得之以爲人也繇有此明德故知有其可致而致之意有其不可欺而必誠焉心有所取正以爲正而其所著發於四肢見於事業者

則身修以應家國天下矣明德唯人有之則已專屬之人
屬之人則不可復名爲性性者天人授受之總名也故朱
子直以爲心而以其所自得者則亦性也故又舉張子統
性情之言以明之乃旣以應萬事則兼乎情上統性而不
純乎性矣性自不可拘蔽儘人拘蔽他終奈他不何有時
還迸露出來如乍見端倪卽不迸露其理不失旣不可拘蔽
則亦不可加以明之之功心便扣定在一人身上受拘之故又
會敷施翕受受蔽之故所以氣稟得以拘之物欲得以蔽之而
格致誠正亦可施功以復其明矣

朱子心屬火之說單舉一臟與肝脾肺胃分治者其亦泥

矣此處說心則五臟五官四肢百骸一切虛靈不昧底都

在裏面

如手能持等

虛者本未有私欲之謂也

不可云如虛空

靈者曲

折洞達而咸善也

尚書靈字只作善解孟子所
言仁術此也不可作機警訓

不昧有初

終表裏二義初之所得終不昧之於表有得裏亦不昧

可

云常惺惺

只此三義明字之旨已盡切不可

以

光訓明孟子曰

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明白明光自光如鏡明而無光火

光而不明內景外景之別也明德只是體上明到致知知

字上則漸繇體達用有光義矣

舊染之污有二義而暴君之風化末世之習俗不與焉大
學之道初不爲承亂之君師言也一則民自少至長不承

德教只索性流入污下去一則人之爲善須是日遷若偶
行一善自恃爲善人則不但其餘皆惡卽此一善已挾之
而成驕陵故傳云日新云作新皆有更進重新之意新安
引書舊染汚俗咸與惟新以釋此則是過泥出處而成滯
累如湯之自銘日新也豈亦染桀之汚俗乎況書云咸與
惟新只是除前不究意與此何干

必至於是是未求得不得遷是已得勿失止於至善須一
氣讀下歸重至善一至字言必到至善地位方是歸宿而
既到至善地位不可退轉也朱子以不能守反不遷最爲
明切此中原無太過只有不及語錄中作無太過不及說

自不如章句之當蓋旣云至善則終無有能過之者也或
疑明德固無太過之慮若新民安得不以過爲防假令要
民爲善教格過密立法過峻豈非太過然使但向事跡上
論則明德亦將有之如去私欲而至於絕婚宦行仁而從
井救人立義而爲宰辭粟亦似太過不知格物致知正心
誠意以明明德安得有太過理傳云卽凡天下之物莫不
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何等繁重誠意
傳云如惡惡臭如好好色何等峻切而有能過是以爲功
者乎新民者以孝弟慈齊家而成教於國須令國人皆從
而皆喻又如仁人於妨賢病國之人乃至遊諸四夷不與

同中國舉賢唯恐不先退不善唯恐不遠則亦鰥鰥然惟
不及之爲憂安得遽防太過而早覓休止乎如切如磋如
琢如磨是學問中精密之極致親賢樂利須漸被於沒世
後之君子小人而不窮柰何訓止爲歇息而棄至善至字
於不問耶或問云非可以私意苟且而爲盡之矣

在云者言大學教人之目雖有八其所學之事雖繁重廣
大而約其道則在三者也大學一篇乃是指示古之大學
教人之法初終條理一貫之大旨非夫子始爲是書建立
科條以責學者章句三當字是推開論理張氏曰在猶當
也鹵莽甚矣藉令以此教學者當明明德亦令彼茫然不

知從何處明起

黃氏說氣稟所拘有分數物欲所蔽則全遮而昏不知物欲之蔽亦有分數如淫聲淺而美色深者則去耳之欲亦易未全昏也曾見魏黨中有一二士大夫果然不貪他只被愛官做一段私欲遮卻羞出倖門一段名義卻於利輕微所以財利蔽他不得而其臨財毋苟得一點良心也究竟不曾受蔽此亦分數偏全之不齊也

朱子說定靜安慮得是功效次第不是工夫節目謂之工夫固必不可乃所謂功效者只是做工夫時自喻其所得之效非如中庸形著明動逐位各有事實故又云纔知止

自然相因而見總之此五者之效原不逐段歇息見功非
今日定而明日靜也自知止到能得徹首徹尾五者次見
而不舍合而言之與學相終始分而言之格一物亦須有
五者之效方格得乃至平天下亦然又格一易格之物今
曰格之而明日已格亦然戒一念之欺自其念之起至於
念之成亦無不然若論其極則自始教格物直至明明德
於天下自欲明明德於天下立志之始乃至天下可平亦
只於用功處見此五者耳爲學者當自知之

知止是知道者明德新民底全體大用必要到此方休

節云

知止具云知定則於至善中曲折相因之致委悉了當內

止於至善

不拘小身心意知而喪其用外不侈大天下國家而喪其
體十分大全一眼覷定則定理現故曰定體立矣偏曲之
學功利之術不足以搖之從此下手做去更無移易矣此
卽從知止中得故曰纔知止自然相因而見後四者其相
因之速亦然就此下手做去時心中更無恐懼疑惑卽此
而心不妄動是謂之靜妄動者只是無根而動大要識不
穩故氣不充非必有外物感之如格一物正當作如是解
卻無故若驚若悟而又以爲不然此唯定理不見定志不
堅也若一定不易去做自然不爾而氣隨志靜專於所事
以致其密用矣唯然則身之所處物之來交無不順而無

不安靜以待之故也如好善如好好色則善雖有不利善

雖不易好而無往不安心於好

此隨舉一條目皆可類推得之

要唯靜者

能之心不內動故物亦不能動之也慮而云處事精詳者

所謂事卽求止至善之事也所以謂之事者以學者所處

之事無有出於明德新民之外也纔一知當止於至善卽

必求至焉而求止至善必條理施爲精詳曲至唯內不妄

動而於外皆順則條理粲然無復疎脫矣不亂於外故能

盡於其中也於內有主於外不疑條理旣得唯在決行之

而已矣行斯得矣一日具知則慮而得可見於一日之間

終身不舍則定靜安相養於終身之久要則定靜安慮相

因之際不無相長之功而不假更端之力惟至於得則篤行之事要終而亦剏始故或問云各得其所止之地而止之而止之三字在能得後亦明非得之爲盡境也

朱子於正心之心但云心者身之所主也小註亦未有委悉及之者將使身與意中間一重本領不得分明非曰心者身之所主也其說不當但止在過關上著語而本等分位不顯將使卑者以意爲心而高者以統性情者言之則正心之功亦因以無實夫曰正其心則正其所不正也有不正者而正始爲功統性情之心虛靈不昧何有不正而初不受正抑或以以視以聽以言以動者爲心則業發此

心而與物相爲感通矣是意也誠之所有事而非正之能爲功者也蓋以其生之於心者傳之於外旋生旋見不留俄頃卽欲正之而施功亦不微也蓋曰心統性情者自其所含之原而言之也乃性之凝也其形見則身也其密藏則心也是心雖統性而其自爲體也則性之所生與五官百骸並生而爲之君主常在入胸臆之中而有爲者則據之以爲志故欲知此所正之心則孟子所謂志者近之矣惟夫志則有所感而意發其志固在無所感而意不發其志亦未嘗不在而隱然有一欲爲可爲之體於不睹不聞之中欲修其身者則心亦欲修之心不欲修其身者非僕